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杨、戴《故乡》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

张媛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8日

摘要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是现代还乡叙事小说。学界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鲜有人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研究。本研究将聚焦于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以杨宪益、戴乃迭《故乡》英译本为例，在结合原文背景信息的前提下，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分析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维度，利用词性转换，增译与意译法，解决句子冗杂等问题；译者在文化维度，采用直译法与替代译法，灵活翻译文化负载词，传递了西施等文化负载词的含义；译者在交际维度，使用替代译法和直译法，传递了原文讽刺等交际意图。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故乡》，三维转换

Eco-Translatology Perspective: A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s Version of *My Old Home*

Yua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Received: April 15, 2026; accepted: May 26, 2026; published: June 8, 2026

Abstract

Lu Xun's short story *My Old Home* is a modern work of homecoming narrative fiction. While academic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is work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few have

explored it through the lens of eco-translatology. This study takes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as its core framework, us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y Old Home*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s a case study,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translators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ommunicative dimension with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the translators employ part-of-speech conversion, amplific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to resolve issues such as redundant sentence structure;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hey adopt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substitution translation to flexibly render culture-loaded terms, and accurately convey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e-loaded terms including Xi Shi; In the communicative dimension, they utilize substitution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to deliver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such as its satirical tone.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My Old Home*, Three Dimens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故乡》是鲁迅于 1921 年 1 月创作的短篇小说，其描述了小说主人公“我”回乡迁居的所见所闻。该小说刻画了一系列尤为生动的人物形象，不同时间线上，同一人物的形象发生明显变化，形成反差。因此，在翻译该作品时，译者需要表现出同一人物形象的深刻转变，传达原文中物是人非的细腻情感。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了众多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二人经验丰富。他们的译作广为流传，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学习和研究价值。

对于《故乡》译本的研究，学者曾密群基于语料库的叙事文体翻译，以《故乡》三个译本为例，建立了双语平行语料库，讨论和评价译文的叙事文体翻译[1]。学者刘思从功能语言学视角出发，评估《故乡》英译本的翻译质量，指出“杨译本的译文水平较高”[2]。学者赵丹从文化负载词的角度研究《故乡》汉英翻译，并指出“译者在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时都是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3]。而关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研究方面，学者杨策等人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评估泰山景区公示语的翻译质量，发现“泰山景区公示语译文存在‘三维’失衡现象，而优化后的重译文在翻译质量上得到显著提升”[4]。学者张蕾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化”视角，研究江西山水诗英译原则，指出“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江西山水诗的英译实践提供了系统且适用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框架”[5]。学者王杨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对比研究了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具体以《儒林外史》译本和《活着》译本为例，她指出“中国优秀文学的‘走出去’乃至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需要以翻译生态环境中各个相关要素的考量为依据，以适应性选择为基础，确定可行的翻译策略，采取适宜的翻译方法”[6]。

综上，对于《故乡》译本的研究，学者大多从功能语言学、语境顺应等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对于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研究，学者们大多研究景区公示语、山水诗以及文化负载词等等内容。鲜少有人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研究《故乡》英译本，因而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故乡》英译本，仍有一定的探索空间。因此，本文将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对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进行研究，深入分析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分别采用了何种翻译技巧和方法，来实现翻译目标，从而实现更好的翻译效果。

2.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理论发源于中国本土,由胡庚申教授提出。该理论视角下,对于“翻译”有不同的诠释。“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7]。而翻译生态环境则具体阐释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即翻译群落’)互联互动的整体”[7]。

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应主动选择适应复杂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为中心,为主导,选择使用不同的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等手段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而产出高质量译文。正如胡庚申教授所言,翻译生态环境是语言、文化、社会等因素构成的互联互动的整体。因此,译者在选择适应整体的翻译生态环境时,必然会受到语言、文化、社会等构成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整体的众多个体因素影响。而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具体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这几个维度进行。学者焦焕焕指出“生态翻译学重点关注语言维、文化维以及交际维这‘三维’的适应性转换。它把翻译看作是译者进行适应和选择交替循环的一种动态活动”[8]。而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这三个维度内涵丰富,其覆盖范围同时包含了语言、文化等众多个体因素。因而,译者在进行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这三个维度的转换时,必定会考虑到语言、文化、社会等构成翻译生态环境的因素的影响,以更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3. 《故乡》译本

鲁迅作为中国的杰出作家,其作品受到众多译者的翻译。《故乡》的英译版本众多,据学者李思贝统计,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有以下译本。“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的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茱莉亚·拉弗尔(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翻译的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 美国学者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翻译的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以及中国学者杨宪益和他妻子戴乃迭共同翻译的 *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9]。而本次研究的《故乡》译本出自于杨宪益夫妇翻译的《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鲁迅小说选》于2000年9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总共包含了《狂人日记》在内的13篇鲁迅小说的译本,短篇小说《故乡》就是其中之一。

4.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故乡》英译探析

4.1. 语言维度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10]。“语言维的转换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选词、句式结构、修辞等方面”[11]。翻译搭建起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桥梁,译者能体会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语言体系,差异巨大。因此,实现二者之间的语言维度的转换,需要译者充分把握译入语的特点,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从词性,句子结构,修辞等方面适应译语生态环境。

例1: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Braving the bitter cold, I travelle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Li back to the old home I had left over twenty years.

原文中“我冒了严寒”“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做了两个动作,一是冒着严寒,二是回到故乡。这体现了汉语的表达习惯,一个主语后可同时接多个动词。而英语的表达习惯则不同,英语语法规定一个主语只能接一个谓语。译者在翻译时也注意到这一差异,采用词性转换的技巧进行处理。

“冒了严寒”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动词，该句子强调的核心意义在于“回到故乡”。所以译者将次要动作“冒了严寒”中的“冒”这一动词转变为了非谓语“braving”，而保留核心动作“回到”，用“travelled back to”作谓语。译者充分把握双语间表达习惯差异，利用词性转换，适应译语生态，实现了在语言层面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转换，即从汉语到英语的转换。

例 2: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

The access of hope made me suddenly afraid.

原文中是两个小句，“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汉语表达以小句为主，是意合的语言。而英语则以长句为主，是形合的语言。因此，译者在将汉语译为英语时，就必须考虑到短句与长句之间的转换。例 2 中，译者采用增译法，增译“made”，再以“the access of hope”做主语，成功将两个小句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简练而又准确地表达了原意，如此增译除灵活解决长短句差异问题以外，也符合目标语形合的特点。原文“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二者没有明显的逻辑连接词。但是译语增译“made”就揭露了两个短句之间的隐性逻辑关系，从而成为某事让某人害怕的句型。即“想到希望让我害怕”。译者选择增译既整合了句子又理清了逻辑关系，适应了目标语形合的语言生态，在语言层面上符合语言维的适应性转化要求。正如学者杨迪所言“译文语序调整、信息酌情增删重组也是中译外叙事转换的重要翻译策略”[12]。

例 3: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I don't know what we talked of then, but I remember that Runtu was in high spirits, saying that since he had come to town he had seen many new things.

译者在翻译此句时进行了意译，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意译为“many new things”。此句也可以直译为“He had seen many things that he had never seen before”。这样也能表达原句的意思，但译者却选择意译。用“new things”二词替代了冗长的从句。如此翻译首先让句子更简洁明了，直抒胸臆，也更符合英语不喜重复累赘的表达习惯。其次，把“没见过的东西”直译为从句过于复杂，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翻译的句子绝非越长越好，而是要为了文本自身服务。如果译为从句，冗长啰嗦，会让读者觉得译者翻译水准不高，译文拖泥带水，不简洁。最终导致读者丧失阅读兴趣。学者曹伟也曾指出“译者在翻译时，不能固守字面直译，而是尽量用目的语重现源文本的韵律之美与内涵之丰”[13]。在当前语境下，意译明显优于直译，更适应目标语简洁的语言生态环境。

4.2. 文化维度

“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10]。译者应以译语的形式传达源语的意思，双语之间的转化尺度把握很重要。对于翻译者而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一个难点。因为文化负载词独属于源语文化，在译入语中几乎没有对应表达。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14]。这类词汇包含有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译者在翻译此类词汇时，必须注重源语文化生态和译语文化生态的平衡，在适应译语文化生态的同时，尽可能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

例 4: 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

When I was a child there was a Mrs. Yang who used to sit nearly all day long in the beancurd shop across the road, and everybody used to call her Beancurd Beauty.

西施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传说之中。传说她在河边洗衣时，鱼儿见其倒影，被其倒影的美貌所折服，

沉入水中。由此，也被称为“沉鱼”。在中国，其与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一直以来，西施都是人们公认的美人。如今人们谈及西施时，也多用其来指代美人。而例 4 中的“豆腐西施”，“西施”的用法也一样。鲁迅先生在此用“西施”来指代杨二嫂，表明年轻时杨二嫂真的很美丽，是对杨二嫂外貌的一种形容，并非是要对“西施”这一文化负载词进行展开说明。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重点不是将“西施”这一历史人物详细解释，而是传达出该文化负载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所以，译者在翻译时采用替代译的翻译技巧，将“西施”直接替换为西方常用表达“beauty”一词。中国人常用“西施”来形容美人，而西方人则直接使用“beauty”来形容美人。虽然二者表达方式不同，但是传达的意义却相同。如此翻译，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该文化负载词的内涵，实现了文化维度的转换。

例 5: 我的父亲允许了; 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 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 闰月生的, 五行缺土, 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

When my father gave his consent; I was overjoyed, because I had long since heard of Runtu and knew that he was about my own age, born in the intercalary month, and when his horoscope was told it was found that of the five elements that of earth was lacking, so his father called him Runtu (Intercalary Earth).

例 5 是描述小说主人公“我”在听到和“我”年纪相仿的闰土要来我家帮忙时，兴奋激动的心情。“我”很期待闰土的到来，希望能和他一起玩。该句讲述了闰土名字的由来，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是“闰月”。“闰月”指的是中国农历中为协调回归年和朔望月的时间差而设置的“额外月份”，每二到三年出现一次，有“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译者将其直译为“intercalary month”。“Intercalary”在柯斯林词典中的解释为“(of a day or a month) inserted in the calendar to harmonize it with the solar year”。即为使日历与回归年相协调而额外插入的某一天或某个月。所以直译为“intercalary month”相当准确地传递了“闰月”的意思，让外国读者能获悉“闰月”这一文化负载词的具体含义，保持源语文化生态和译语文化生态的平衡，实现了文化维的转换。例 5 中的另一文化负载词“五行缺土”，译者同样选择直译，将其译为“the five elements that of earth was lacking”。“五行”起源于中国古代，中国古人认为这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按照木、火、水、金、土的性质和特点归纳为五个系统，而这五个系统乃至每个系统之中的事物和现象都按照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而发展变化。简言之，五行即相互影响的五个系统或者五种元素。而“土”是其中一种系统或元素，所以“五行缺土”直译为“the five elements that of earth was lacking”，简洁明了，不失原意。如此直译，读者阅读时能最快明白“五行缺土”的基本含义，了解闰土名字来历。既传递了文化负载词“五行缺土”的基本内涵，不会造成原文语义缺失，又适应了译语文化生态，最小化读者阅读压力，实现了文化维度的转换。

4.3. 交际维度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10]。即译者在确保译文内容准确传递的情况下，注重文本交际功能的实现。关注作者在字里行间的交际意图，力求原文在面对读者所蕴含的交际意图在译文中也能表现出来。尽可能地保留原文交际意图，让译文读者也能感受到文本中原有的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维的转化。

例 6: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You had forgotten? But naturally I must be beneath your notice.”

例 6 发生在小说主角“我”返乡见到小时候熟悉的邻里街坊的时候。“我”已久未归乡，随着“我”

的长大,孩提时候见过的街坊邻居们都已老去。且“我”很少见他们,再见居然觉得格外陌生。杨二嫂见到久未归乡的“我”,来与我寒暄,发现我居然忘记她是谁了。于是,她带着生气和鄙夷说“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例6的交际意图在于表达出杨二嫂在面对“我”竟然不记得她这件事的愤懑不平,以及她本人精明、斤斤计较、高傲的性格特点。年轻时的她生得漂亮,邻里街坊都认识她。“我”居然不认识她,让她很生气。所以她的语气有浓烈的讽刺意味,意在指责“我”眼界太高,居然不把她放在眼里。

“beneath one's notice”的意思是“对某人来说不重要,不值得关注”。这和中文表达“贵人眼高”的意思不谋而合。译者翻译此句时,采用替代译法,把“贵人眼高”替换译为“beneath your notice”,借助了英文中固有的表达。首先传达了原文中贵人多忘事的意思。其次就是表现了小说中杨二嫂本人斤斤计较的性格特点,以及在被人遗忘忽视的情境下的不满和讽刺的语气。成功传递了原文语义暗含的交际意味,不论是原文读者还是译文读者,阅读到此处时,感受都一致。实现了交际维的转化。

例7: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鲻……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住似的,单在脑海里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After this there were so many things I wanted to talk about, they should have poured out like a string of beads: woodcocks, jumping fish, shells, zha... But I was tongue-tied, unable to put all I was thinking into words.

例7描述的是“我”再次见到成年后的闰土的情景。闰土是“我”幼时玩伴,朋友,“我”与他已多年未见。本次回乡,其实我很期待能再见到他。但是当我看到他饱经沧桑,风尘仆仆的样子时,我却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了。本来脑海里有很多话,想要说予他听,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住似的”是中文的惯用表达,意思是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来。译者要传递出与儿时好友多年未见,满心期待再见,但真到再见面时又相见无言的交际意图,需要舍弃语言的外壳桎梏,而传达出其本意。具体而言就比如“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住似的”并不是小说主人公“我”的嘴真的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而其真实含义是语塞,有话想说却说不出,表现了“我”再见好友时的局促。所以译者在翻译此句时,非常巧妙地摆脱了语言形式的控制,而采用直译的方法,用“tongue-tied”简洁有力地再现了原文的语义。

“tongue-tied”形容某人因害羞或紧张而无法言语,说不出话。十分符合例7中“我”当时语塞的状态,当时的“我”再见心心念念的儿时玩伴,却发现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再看不出当时的样子。“我”心里知道他是闰土,但是好像又和记忆中的闰土不一样。所以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顿时语塞。所以“被什么堵住似得”就是语塞的意思,译者将其翻译成“tongue-tied”很好地传递了相见无言的交际意图,由此,实现了交际维度的转化。

5. 结语

《故乡》作为鲁迅先生的经典之作,其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当今时代,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故乡》外译本在今天仍有其深刻的传播作用。基于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本研究对杨、戴《故乡》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语言维度方面,译者采用增译法和意译法,实现长句与短句、形合与意合的灵活转换;文化维度方面,译者巧妙利用直译翻译方法和替代译法,清楚传达文化负载词内涵;交际维度方面,译者使用替代译法和直译法,传达了原文潜在的讽刺交际意图。译者为适应目标语生态环境,选择了恰当的翻译技巧,既保留了原文内涵,又符合目标语生态特点,实现了良好的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 [1] 曾密群. 基于语料库的叙事文体翻译探讨——以鲁迅《故乡》三个英译本为例[J]. 山西能源学院学报, 2019, 32(6):

84-86.

- [2] 刘思.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故乡》英译本翻译质量评估[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5): 206-207.
- [3] 赵丹. 鲁迅小说《故乡》中文化负载词汉英翻译研究[J].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15(4): 179-181.
- [4] 杨策, 郑侠, 欧阳琪.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泰山景区公示语翻译质量评估——基于文本可读性指数的实证研究[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8(1): 86-93.
- [5] 张蕾.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的江西山水诗英译原则[J]. 宜春学院学报, 2026, 48(1): 98-102.
- [6] 王杨. 生态翻译视域下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研究——基于《儒林外史》译本和《活着》译本的分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147-155.
- [7]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8] 焦焕焕, 沈国荣.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齐民要术》量词英译探析[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4): 97-104.
- [9] 李丝贝. 鲁迅短篇小说《故乡》英译本的认知学解析[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18, 35(6): 75-80.
- [10]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 5-9.
- [11] 李瑞雪, 刘佳. 生态翻译视域下《长恨歌》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8(1): 15-20.
- [12] 杨迪. 汉译英参赛译文评析: 翻译技术能力、符号能力、策略能力: 新时代中译外译者必备素养[J]. 中国翻译, 2025, 46(6): 182-187.
- [13] 曹伟. 基于应用语言学的茶文化英语翻译研究[J]. 福建茶叶, 2026, 48(4): 161-163.
- [14]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